

第一回 省鳳城俠憐鴛侶苦

詩曰：

偌大河山偌大天，萬千年又萬千年。

前人過去後人續，幾個男兒是聖賢？

又曰：

寤寐相求反側思，有情誰不愛蛾眉？

但須不作鑽窺想，便是人間好唱隨。

話說前朝北直隸大名府，有一個秀才，姓鐵雙名中玉，表字挺生。甚生得豐姿俊秀，就象一個美人，因此裏中起個渾名，叫做鐵美人。若論他人品秀美，性格就該溫存。不料他人雖生得秀美，性子就似生鐵一般，十分執拗。又有幾分膂力，有不如意，動不動就要使氣動粗，等閑也不輕易見他言笑。倘或交接富貴朋友，滿面上霜也刮得下來，一味冷淡。卻又作怪，若是遇著貧交知己，煮酒論文，便終日歡然，不知厭倦。更有一段好處：人若緩急求他，便不論賢愚貴賤，慨然周濟；若是諛言諂媚，指望邀惠，他卻只當不曾聽見。所以人多感激他，又都不敢無故親近他。

他父親叫做鐵英，是個進士出身，為人忠直，官居御史，赫赫有敢諫之名。母親石氏，隨父在任。因鐵公子為人落落寡合，見事又敢作敢為，恐怕招怨，所以留在家下。他天姿既高，學問又出人頭地，因此看人不在眼上。每日只是閉戶讀書，至讀書有興，便獨酌陶情，雖不叫做沉酣曲蘖，卻也朝夕少他不得。再有興時，便是尋花問柳，看山玩水而已。十五六歲時，父母便要與他結親，他因而說道：「孩兒素性不喜偶俗，若是朋友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可也。夫婦乃五倫之一，一諧伉儷，便是白頭相守；倘造次成婚，苟非淑女，勉強周旋則傷性，去之擲之又傷倫，安可輕議？萬望二大人少寬其期，以圖選擇」。父母見他說得有理，便因循下來，故至今年將二十，尚未有配，他也不在心上。

一日在家飲酒讀書，忽讀到比干諫而死，因想道：「為臣盡忠，雖是正道，然也須有些權求，上可以悟主，下可以全身，方見才干；若一味耿直，不知忌諱，不但事不能濟，每每觸主之怒，成君之過，至於殺身，雖忠何益？」又飲了數杯，因又想道：「我父親官居言路，賦性骨鯁，不知機變，多分要受此累！」一時憂上心來，便恨不得插翅飛到父親面前，苦勸一番，遂無情無緒，彷徨了一夜。

到次日天才微明，就起來分咐一個託得的老家人，管了家事，又叫人收拾了行李，備了馬匹，祇叫一個貼身服侍的童子，叫做小丹的跟隨，畢竟自進京，去定省父母。正是：

死君自是忠臣志，優父方成孝子心。

任是人情百般厚，算來還是五倫深。

鐵公子忙步進京，走了兩日，心焦起來，貪著行路，不覺錯過宿頭。天色漸昏，沒個歇店，祇得沿著一帶上路，轉入一個鄉村來借住。到了村中來看，祇見村中雖有許多人家，卻東一家，西一家，散散住開，不甚相連。此時鐵公子心慌，也不暇去揀擇大戶人家，祇就近便，在村口一家門前便下了馬，叫小丹牽著，自走進去。叫一聲：「有人麼？」祇見裏面走出一個老婆子來，看看鐵公子秀才打扮，忙問道：「相公莫非是京中出來，去看韋相公，不認得他家，要問我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我不是看甚麼韋相公，我是要進京，貪走路，錯過了宿頭，要借住的。」老婆子道：「若要借住，不打緊。但是窮人家，沒好床鋪供給，莫要見怪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這都不消，祇要過得一夜便足矣，我自重謝。」遂叫小丹將行李取了進來。那老婆子叫他將馬牽到後面菜園破屋裏去喂，又請鐵公子到旁邊一間草屋裏去坐，又一面燒了一壺茶出來，請鐵公子喫。

鐵公子喫著茶，因問道：「你方纔猜我是京裏出來看韋相公的，這韋相公卻是何人？又有何事人來看他？」老婆子道：「相公，你不知道，我這地方原不叫做韋村，祇因昔年出過一個韋尚書，他家人丁最盛，村中十停人家，到有六七停姓韋，故此纔叫做韋村。不期興衰不一，過了數十年，這韋姓一旦敗落，不但人家窮了，連人丁也少了。就有幾家，不是種田，就是挑糞，從沒個讀書之子。不料近日風水又轉了，忽生出一個韋相公來，才十六七歲，就考中了一個秀才。京中又遇了一個同學秀才的人家，愛他年紀小，有才學，又許了一個親事，祇因他家一貧徹骨，到今三四年，尚不曾娶得。數日前，忽有一個富豪大官府，看見他妻子生得美貌，定要娶他。他父母不肯，那官府惱了，因倚著官勢，用強叫許多人將女子抬了回去。前日有人來報知韋相公，韋相公慌了，急急進京去訪問。不期訪了一日，不但他妻子沒有蹤影，連他丈人、丈母也沒個影兒，欲要告狀，又沒個指實見證；況他對頭，又是個大官府，如何理論得他過？今日氣苦不過，走回來對他母親大哭了一場，竟去長溪裏投水。他母親急了，四下央人去趕，連我家老官兒也央去了。不佑可趕得著否，故此相公方纔來，我祇是他的好朋友，知他著惱，來看他。」

正說不了，祇聽得門外嚷嚷人聲，二人忙走出來看，祇見許多鄉人，圍護著一個青衣少年，掩著面哭了過去。老婆子見他老官兒也同著走，因叫說道：「家裏有客人，你回來罷，不要去了！」內中一個老兒，聽見叫忙走了回來道：「我家有甚客人？」忽抬頭看見鐵公子，因問道：「莫非就是這位相公？」老婆子道：「正是。因走錯了路徑，要借宿。」老官兒道：「既是相公要借宿，怎不快去收拾夜飯？還站在這裏看些甚麼？」老婆子道：「不是我要看，也是這位相公，問起韋相公的事來，故此同看看。我且問你，韋相公的妻子，既是青天白日許多人搶了去，難道就沒一個人看見？為何韋相公訪來訪去，竟不見些影響？」老官兒道：「怎的沒影響，怎的沒人看見？祇是他的對頭利害，誰敢多嘴管這閑事，去招災攬禍？」老婆子道：「果是不敢說！」老兒道：「莫道不敢說，就是說明了，這樣所在，也救不出來！」婆子道：「若是這等說，韋相公這條性命，活不成了。可憐！可憐！」說罷，就進去收拾夜飯。

鐵公子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你們鄉下人，怎這樣膽小沒義氣？祇怕還是沒人知道消息，說這寬皮話兒。」老兒道：「怎的沒人知道消息？莫說別人，就是我也知道！」鐵公子道：「你知道，在那裏？」老兒道：「相公是遠方過路人，料不管這閑事，就說也不妨。相公，你道他將這女子藏在那裏？」鐵公子道：「無非是公侯的深閨秘院。」老兒道：「若是公侯的深閨秘院，有人出入，也還容易緝訪。說起來，這個對頭，是世代公侯，祖上曾有汗馬功勞，朝廷特賜他一所「養閑堂」，叫他安享一閑人，誰能奈何？」

城中賣草，親眼看見他將這女子藏了進去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既有人看見，何不報知韋相公，叫他去尋？」老兒道：「報他何用，就是韋相公知道，也奈何他不得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這養閑堂在何處？你可認得？」老兒道：「養閑堂在齊化門外，祇有一二里路，想是人人認得的，祇是誰敢進去？」說完，老婆子已收拾夜飯，請鐵公子進草屋去喫。鐵公子喫完，就叫小丹鋪開行李，草草睡下一夜。到次日起來，老兒、老婆子又收拾早飯，請他喫了。鐵公子叫小丹稱了五錢銀子，謝別主人，然後牽馬出門。臨上馬老兒又叮囑道：「相公，昨晚說的話，到京裏切不可吹風，恐惹出禍來。」鐵公子道：「關我甚事，我去露風？老丈祇管放心。」說罷，遂由大路而行，正是：

奸狡休誇用智深，誰知敗露出無心。

勸君不必遮人目，上有蒼蒼日鑒臨！

鐵公子上馬，望大路上走不到二三里，祇見昨晚看見的那個青衣少年，在前面走一步，頓一步足，大哭一聲道：「蒼天，蒼天！何令我受害至此！」鐵公子看明了，忙將韁繩一提，趕到前面，跳下馬來，將他肩頭一拍道：「韋兄，不必過傷，這事易處，都在我小弟身上，管取玉人歸趙！」那少年猛然抬頭，看見鐵公子是個貴介行藏，卻又不認得，心下驚疑，說道：「長兄自是貴人，小弟貧賤，素不識荆，今又正在患難之中，怎知賤姓，過蒙寬慰，自是長兄雲天高誼，但小弟冤苦已隨大神坑累，屈長兄縱有荆、豫俠腸，昆侖妙手，恐亦救拔小弟不得。」鐵公子笑道：「峰藿小難，若不能為兄排解，則是古有豪傑，今無英雄矣，豈不令郭解齒冷？」

那少年聽了，愈加驚訝道：「長兄乃高賢大俠，小弟在困頓中，神情昏憤，一時失敬。且請貴姓尊表，以志不朽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小弟的賤名，此時仁兄且不必問，到是仁兄的尊諱，與今日將欲何往，倒要見教了，我自說。」那少年道：「小弟韋佩，賤字柔敷，今不幸遭此強暴劫奪之禍，欲要尋個自盡，又奈寡母在堂；欲待隱忍了，又忽當此聖明之朝，況在輦轂之下，豈容紈袴奸侯，強佔人家受聘妻女，以敗壞朝廷之綱常倫理、情實不甘。昨晚躊躇了一夜，因做了一張揭帖，今欲進京，拚這一條窮性命，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門去告他。雖知貴賤相懸，貧富不敵，然事到頭來，也說不得了。」因在袖中取出一張揭帖，遞與鐵公子道：「長兄請一看，便知小弟的冤苦了。」說罷，又大聲痛哭起來。鐵公子接了揭帖，細細一看，方知他丈人也是一個秀才，叫做韓願。搶他妻子的，是大夫侯。因說道：「此揭帖做得盡情聳聽，然事關勳爵，必須進呈御覽，方有用處。若祇遞在各衙門，他們官官相護，誰肯出頭作惡？吾兄自遞，未免空費氣力，終歸無用。若付與小弟帶去，或別有妙用，也未可知。」韋佩聽了，連忙深深一揖道：「得長兄垂憐，不啻枯木逢春。但長兄任勞，小弟安坐，恐無此理。莫若追隨長兄馬足入城，以便使令？」鐵公子道：「仁兄若同到城，未免招搖耳目，使人防嫌。兄但請回，不出十日，當有佳音相報。」韋佩道：「長兄卯高情，真是天高地厚。但恐小弟命薄，徒費盛意。」說到傷心處，不覺墮下淚來。鐵公子道：「仁兄青年男子，天下何事不可為，莫祇管做些兒女態，令英雄短氣！」韋佩聽了，忙歡喜致謝道：「受教多矣！」鐵公子說罷，將揭帖攏入袖中，把手一拱，竟上馬，帶著小丹匆匆去了。韋佩立在道旁相送，心下又驚又疑，又喜又感，就像做了個春夢一般，不敢認真，又不敢猜假，恍恍惚惚，祇立到望不見鐵公子的馬，方纔懶懶的走了回去。正是：

心到亂時無是處，情當苦際祇思悲。

漫言哭泣為兒女，豪傑傷心也淚垂！

原來這韋村到京，祇有四五十里。鐵公子一路躡行，日纔過午，就到了京城。心下正打算將這揭帖與父親商量，要他先動了疏奏明，然後奉旨拿人。不期到了私衙，門前靜悄悄，一個衙役也不見。心下暗著驚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慌忙下馬，到堂上，也不見有吏人守候，愈加著忙。急走入內宅，見內宅門卻是關的。忙叫幾聲，內裏家人聽見，識得聲音，忙取鑰匙開了門，迎著叫道：「大相公，不好了！老爺前日上本，傷觸了朝廷，今已拿下獄去了，幾乎急殺。大相公來得好，快到內房去商量！」鐵公子聽了，大驚道：「老爺上的是甚麼本，就至於下獄？」一頭問，一頭走，也等不得家人回答，早已走到內房。母親石夫人忽看見，忙扯著衫袖，大哭道：「我兒來得正好。你父親今日也說要做個忠臣，明日也說要做個忠臣，早也上一本，晚也上一本，今日卻弄出一場大禍來了，不知是死是生？」鐵公子先已著急，又見母親哭成一團，祇得跪下，勉強安慰道：「母親不必著急，任是天下大事情，也少不得有個商量。母親且說父親上的是甚麼本？為甚言語觸犯了朝廷？」

石夫人方纔扶起鐵公子，教他坐下，因細細說道：「數日前，你父親朝罷回家，半路上忽撞見兩個老夫妻，被人打得蓬頭赤腳，衣裳粉碎，攔著馬頭叫屈。你父親問他是甚人，有何屈事？他說是個生員，叫做韓願。因他有个女兒，已經許嫁與人，尚未曾娶去，忽被大夫侯訪知有幾分顏色，劈頭教人來說，要討他做妾。這生員說，已經受聘，抵死不從，又挺觸了他幾句。那大夫侯就動了惡氣，使出官勢，叫了許多鷹犬，不由分說，竟打入他家，將女兒搶去。這韓願情急，追趕攔截，又被他打得狼狽不堪。你父親聽了，一時怒起，立刻就上了一疏，參劾這大夫侯，你父親若有細心，既要上本，就該將韓願夫妻拘禁，做個證據，教他無辭便好。你父親在惱怒中，竟不提防。及聖旨下來，著刑部審問，這賊侯奸惡異常，有財有勢，竟將韓願夫妻捉了去，並這女子藏得無影無蹤。到刑部審問時，沒了對頭。大夫侯轉辦一本，說你父親毀謗功臣，欺誑君上。刑部官又受他的囑託，也上本參論。聖上惱了，竟將你父親拿下獄去定罪。十三道同衙門官，欲待上疏辨救，若無原告，沒處下手。這事怎了？祇怕將來有不測之禍。」

鐵公子聽完了，方定了心，喜說道：「母親請寬懷，孩兒祇道父親論了宮闈秘密不可知之事，便難分辨。韓願這件事，不過是民間搶奪，貴豪窩藏，有司的小事，有甚難處！」石夫人道：「我兒莫要輕看，事雖小，但沒處拿人，便犯了欺君之罪。」鐵公子道：「若是父親造捏假名，果屬烏有，故入人罪，便是欺君。若韓願係生員，並他妻女，明明有人搶劫，萬姓共見，臺臣官居言路，目擊人告，正其盡職，怎麼叫做欺君？」石夫人道：「我兒說的都是太平話，難道你父親不會說？祇是一時間沒處拿這三個人，便塞住了嘴，做聲不得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怎拿不著？就是盜賊奸細，改頭換面，逃走天涯海角，也要拿來。況這韓願三人，皆含屈負冤之人，啼啼哭哭，一步也遠去不得的，不過窩藏輦轂之下，捉他何難？況此三人，孩兒已知蹤跡，包管手到擒來，母親但請放心。」石夫人道：「這話果是真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母親面前，怎敢說謊！」石夫人方歡喜道：「若果有些消息，你喫了飯可快到獄中，通知你父親，免他愁煩。」一面就教僕婦收拾午飯，與鐵公子喫了，又替他換了青衣小帽，就要叫家人跟他到獄中去。鐵公子想一想道：「且慢去！」遂走到書房中，寫了一道本，又叫母親取出御史的關係防來帶了，又將韋佩的揭帖，也包在一處袖了，方帶著家人，到刑部獄中來看父親。正是：

任事不宜憑大膽，臨機全靠有深心。

若將血氣雄為勇，豪傑千秋成嗣音。

鐵公子到了獄中，獄官知是鐵御史公子，慌忙接見，就引入一內重個小軒子裏來，道：「尊公老爺在內。可進去相見。恐有密言，下官不敢奉陪。」鐵公子謝了一聲，就走入軒內，祇見父親沒有拘系，端端正襟危坐，便忙進前，拜了四拜道：「不肖子中玉，定省久疏，負罪不淺。」鐵御史突然看見，忙站起來，驚問道：「這是我為臣報國之地，你在家不修學業，卻到這裏來做甚麼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大人為臣，既思報國，孩兒聞父有事在身，安敢不來？」鐵御史聽了，沉吟道：「來固汝之孝思，但國家事故多端，我為諫官，盡言是我的職分，聽與不聽，死之生之，在於朝廷，你來也無益。」鐵公子道：「諫官言事固其職分，亦當料可言則言，不可言則紅言，以期於事之有濟。若不管事之濟否，祇以敢言為盡心以塞責，則不諳大體與不知變通之人。捕風捉影，曉曉於君父之前，以博名高者，皆忠臣矣，豈朝廷設立言官之本意耶？」鐵御史嘆道：「諫官言語，自望事成，誰知奸人詭計百出。就如我今日之事，明明遇韓願夫妻叫伸冤屈，我方上疏，何期聖旨著刑部拿人，而韓願夫妻已為奸侯藏過，並無蹤影，轉坐罪於我。我之本心，豈捕風捉影，欺誑君父哉！事出意外，誰能預知？」鐵公子道：「事雖不能預知，然凡事亦不可不預防。前之失，既已往不可追矣，今日禍已臨身，急急料理，猶恐遲誤，復生他變。大人奈何安坐囚圍，任聽奸人誣罔陷害？」鐵御史道：「我豈安坐囚圍？」也是出於無奈。若說急急料理，原告已被藏匿，無蹤無影，叫我料理何事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怎無蹤影！但刑部黨護奸侯，自不用力。大人宜急請旨自捕，方能完事。」鐵御史道：「請旨何難！但恐請了旨，無處捕人，豈不又添一罪？」鐵公子道：「韓願妻女三人蹤跡，孩兒已訪明在此。但干涉禁地，必須請旨去拿，有個把柄，方可下手。」鐵御史道：「刑部拿人，兩可於中，固悠悠泛泛。我也曾託相好同官，著精細捕人，四路緝訪，並無一點風聲。你纔到京，何能就訪得的確？莫非少年猛浪之談？」鐵公子道：「此事關係身家性命，孩兒怎敢孟浪？」因看四下無人，遂悄悄將遇見韋佩，並老兒傳言之事，細細說一了遍，又取出韋佩的揭帖與鐵御史看。

鐵御史看了，方歡喜道：「有此一揭帖，韓願妻女三人，縱捉獲不著，也可減我妄言之罪。但所說窩藏之處，我尚有疑。」鐵公子道：「此係禁地，人不敢入，定藏於此，大人更有何疑？」鐵御史道：「我祇慮奸侯事急，將三人謀死以絕跡。」鐵公子道：「大夫侯雖奸惡，不過酒色之徒，恃著爵位欺人，未必有殺人辣手；況貪女子顏色，戀戀不捨，既有禁地藏身，又有刑官黨護，又見大人下獄，事不緊急，何至殺人？大人請放心勿疑。」鐵御史又想了想道：「我兒所論，殊覺有理。事到頭來，也說不得了，祇得依你。待我親寫一本，汝回去快取關防來用，以便奉上。」那鐵公子道：「不須大人費心，本章孩兒已寫在此，關防也帶在此，祇消大人看過，若不改，就可上了。」因取出遞與鐵御史，鐵御史展開一看，祇見上寫著：

河南道監察御史，現系獄罪臣鐵英謹奏，為孤忠莫辨，懇恩降敕自捕，以明心跡事：竊聞耳目下求，人主之盛德；芻蕘上獻，臣子之蕙心。故言官言事，尚許風聞，未有據實入陳，反加罪戾者也。臣前劾大夫侯沙利，白晝搶擄生員韓願已聘之女為妾，實名教所不容，禮法所必誅。邀旨敕刑部審問，意謂名教必正，禮法必申矣。不料奸侯如鬼如蜮，暗藏原告以瞞天。又不料刑臣不法不公，明縱犯人以為惡，反坐罪臣縲紲。臣素絲自信，料難宛轉，竊臣赤膽天知，祇得哀求聖主，伏望洪恩，憐臣朴直遭誣，乞降一敕，敕臣自捕。若朝奉敕而夕無人，則臣萬死無辭矣；若獲其人，則是非曲直不辨自明矣。倘蒙天恩憐準，須秘密其事，庶免奸侯又移巢穴。再敕不論禁地，則臣得以展布腹心。臨表不勝激切待命之至！外韋佩揭帖一張，開呈御覽，以明實據。

鐵御史看完，大喜道：「此表剴切詳明，深合我意，不消改了。」一面封好，一面就請獄官，煩他代上。獄官不敢推辭，祇得領命，到通政司去上達。

祇因這一本上，有分教：

打辭玉籠，頓開金鎖！

鐵御史上了此本，不知上意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